

---

---

書 評

---

---

評 Howard Chiang,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紀大偉 \*\*

書 名：*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作 者：Howard Chiang

出版時地：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頁 數：416 頁

---

\* 收稿日期：2020 年 3 月 23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0 年 7 月 2 日。

\*\*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在台灣出生、加拿大長大的學者姜學豪(Howard Chiang)，現為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歷史系副教授。從 2012 年至今，姜學豪在英語學界編輯（或與人合編）超過 10 種的學術論文集和學術期刊特別專輯，橫跨領域包括跨性別研究、華語語系(Sinophone)研究、酷兒研究、中國醫藥史、精神病學等等。2018 年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專書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本人暫時將書名中譯為《太監之後：現代中國的科學、醫藥，與「性」的轉變》），獲得「亞洲學者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人文學科 2019 年書獎的殊榮。

《太監之後》容易被詮釋成一部現代中國「變性人歷史」或是「變性人列傳」。這樣的詮釋固然有意義：畢竟，變性人歷史，一如各種社會邊緣人列傳（例如同志的歷史、身心障礙者的歷史），總是太少見。我們的確需要更多元豐富的社會邊緣人故事。但是，我發現這樣重視人物個案的詮釋恐怕或多或少誤解了、簡化了《太監之後》的企圖。這樣的詮釋太看重具體「人物」（例如，社會邊緣「人物」），以及現代人念茲在茲的「身分」（例如，社會邊緣人的「污名身分」），卻同時看輕一個大問題：這樣具體的人，是放在什麼樣的抽象「脈絡」(context)裡頭？正如不同形狀的玻璃水壺可以決定瓶中水的形狀，不同脈絡也可以決定人的不同形貌。如果只重視人物而不重視人物置身的脈絡，那麼對於人物的理解就可能嚴重誤差。事實上，《太監之後》最出色之處，就是它不甘於僅僅列舉人物個案（前行研究已經做了很

多這種工作)，反而勇於描述知識論潮流的理論化野心。

且讓我大膽野人獻曝，以 2017 年出版的《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為例，解釋一般讀者對於人物個案的執迷。屢有讀者表示他們原本以為該書突顯了人物個案。許多讀者預設該書羅列了一本又一本描寫「同志主體」的文學作品（這裡的「同志主體」類似但不等同「同性戀者」），彷彿只有展現同志主體的文學作品才可歸入同志文學的領域。有些讀者甚至進逼推測，這一本又一本的文學作品都是由具有「同志身分」的作者寫成，彷彿只有炫示同志身分的作者，才對同志文學這個領域做出貢獻。這種太在乎人物個案的閱讀態度暴露以下問題：排除也值得關注的文本（如，沒有展現同志主體的文學作品）；低估也值得評估的作者（如，並非具有同志身分的作者）；而且，全盤忽視人物個案（主體、身分）置身在什麼樣的脈絡中。許多跟同性戀人事物有關——但是沒有標榜同志身分作家或標榜同志主體角色——的文本，都很可能以多種角度觸發讀者想像昔日的脈絡（昔日的社會風氣等等），當然也值得同志文學的研究者留意。

既然脈絡的範圍極廣，《太監之後》選擇策略性聚焦在構成脈絡的多種知識論(epistemologies)。一如草木蟲魚構成了一個生態的脈絡（也就是生態環境），各種「觀念」、「誤解」與「偏見」則構成了一個知識論的脈絡。因為知識論聽起來太抽象，我從《太監之後》找出幫助說明的例子：男人要接受閹割之後才可以當太監，那麼男人被閹割的部位，到底是睪丸還是陰莖呢？老舊的一種認識論獨尊睪丸，但是晚近的另一種認識論卻將陰莖當成男人最重要的性器官。這兩

種認識論剛好對應了，兩種通行台灣政論節目的玩笑話：有人說沒出息的男人「沒有卵蛋(no balls)」(嘲弄目標是睪丸)；有人則說沒用的男人「硬不起來」(嘲諷目標是陰莖)。這兩種說法在台灣民間仍然並存，甚至可以交替使用，但是這兩者其實大不相同。睪丸會分泌足以決定男性性別的睪固酮(testosterone)，但是陰莖並不分泌任何激素。我聯想到，在美國當代詩人 Maggie Nelson 的經典散文詩《阿爾戈英雄》(*The Argonauts*)中，從女人變性為男人的那位藝術家(也就是 Maggie Nelson 的跨性別老公)忙著處理攝取睪固酮(以便變成男人)的身心壓力，而不是忙著獲取陰莖。<sup>1</sup>我同時也聯想到，談論公共性著稱的社會學家 Nancy Fraser 也指出，在西方文化，提出「口供」(testimony)本來是「睪丸(testicles)擁有者」的特權(按，testimony 和 testicles 這兩字相關)——也就是說，沒有睪丸的人(女性，以及部分男性)在傳統社會就沒有提出口供的資格。<sup>2</sup>在古代，睪丸認識論坐大，但是在現代，陰莖認識論稱霸：在不同的時代，不同認識論組成的脈絡，各自左右社會大眾用不同的方式定義「誰是男性」。讀者唯有暫時擱置太重視人物個案的解讀習慣，才能夠理解《太監之後》為什麼重視知識論，才能夠掌握《太監之後》為什麼鄭重提出 epistemic modernity (我譯為「知識論現代性」)和 epistemic nexus (我暫時譯為「知

---

1 Maggie Nelson, *The Argonauts*. Minneapolis: Graywolf Press, 2015.

2 Nancy Fraser,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Social Text* 25/26 (1990), pp. 56-80.

識論樞紐」) 等等概念。正因為《太監之後》有時候重心放在巨觀的知識脈絡而不是放在微觀的人物，所以這並不只是一本人物個案的歷史（變性人等等社會邊緣人物的歷史），也更是一本知識論嬗變的史（思潮的史，也就是思想史）。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姜學豪的履歷、《太監之後》的書名、此書的篇章標題，都容易讓讀者斷定《太監之後》是一部「變性『人物』歷史」，讓讀者延續重視人物個案的習慣。首先，姜學豪耕耘跨性別議題多年，編輯跨性別書刊多種（其中他自己和其他學者的文章，看起來都在討論變性「人」或跨性別「者」）。那麼，姜學豪的第一本專書想必也是「奇人列傳」，不是嗎？其次，書名主標題和副標題也都引誘讀者在乎「人物」：主標題突顯「太監」（是一種人物），副標題的重心放在「性的轉變」（容易解讀為「變性」，也就是變性「人物」的主要特色）。再說，書的章節標題也不經意地賦予讀者挑食的空間。全書分為七章，章節名稱分別如下（中譯暫由本人提供）。「導論：邁向性的歷史」、「第一章：被閹割的中國」（研究個案為清末宮廷太監）、「第二章：要命的視像」、「第三章：解碼慾望」、「第四章：流淌的物質」、「第五章：變性台灣」（研討個案為 1950 年代台灣報紙報導——並炒作——的一位男變女變性人，謝尖順）、「結論：中國—跨—性」（這章標題可以詮釋為「中國的跨性」也可以詮釋為「中國的轉變」）。其中，第一章和第五章各別討論「具體」個案：太監和台灣變性人；第二、三、四章各別剖析「抽象」議題：視象（從書中上下文，我推知這是指個案「被視覺化之後」的圖像）、慾望（這是指

精神分析進入中國的被分析物)、流淌物(這是指內分泌)。既然書中最中間的三章看起來抽象難以掌握,但是將這三章包裹住的兩章(第一章和第五章)顯得具體容易掌握,那麼求快的讀者很可能就將這本書視為從晚清太監(第一章)到台灣變性人(第五章)的列傳,並且不細究中間玄奧的三章在談什麼。但是我反覆細讀這本書之後卻體悟,這本書的著力點不是放在談論具體人物的兩章,而是放在談論抽象議題的中間三章。與其說這本書是一本細數變性人物的歷史,不如更精確定位這是一本以變性人包裝知識論課題的思想史。

「導論:邁向性的歷史」第一小節最末表示,這本書的任務之一是要在 19、20 世紀西方醫藥霸權陰影下,爬梳 gender(「性別」)、sexuality(「性」)和身體的意義流變。<sup>3</sup> 書名副標題「性的轉變」,其實就是這裡所指的「性意義的改變」(gender、sexuality 和身體的意義流變),而不見得是「性器官的改變」(變性)這回事。這一章第二節則大膽宣示,「eunuchism(我暫譯為『太監之風』)的結束,就是 sex 這個概念本身的開始」。這個宣示則形同為這本書的主標題「太監之後」進行破題。「太監之後」這個書

---

3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林新惠同學提醒我思考 Donna Haraway 和 Judith Butler 代表作如何影響晚近性別研究著作(包括《太監之後》)解構 gender 和 sex/sexuality 的僵固二分。這裡所指的 Donna Haraway 代表作為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其中“‘Gender’ for a Marxist Dictionary”一章; Judith Butler 代表作是指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筆者感謝林新惠分享想法。

名容易讓人以為「太監之後，有種種接班人，例如後來台灣的變性人等等」——也就是一種太強調人物個案的詮釋。我建議國內讀者考慮將「太監之後」（以人物個案為重的標題）讀為「太監之風之後」（這是指時代風氣轉移，而不是指人物），並且接續「之後就是 sex 這個概念的開始」這個主張。這章最後一節提出的認識論樞紐，並非姜學豪首創，但他善用這個詞來表述「生命的視像」（就是個案的被視覺化）、「人類慾望主體性」（指精神分析）、「身體可塑性」（可塑性是指內分泌的魔力）這三者如何整合在性之中——對應了《太監之後》這本書的核心三章。

「第一章：被閹割的中國」從 1970 年代新加坡人妖說起，有「禮失求諸野」的感覺（這正是華語語系研究的基本論點）：太監早就在中國本土絕跡，類似太監的人妖卻在遠離中國的新加坡興盛。這一章為多種太監相關迷思的除魅，引人入勝，比較容易閱讀，所以我反而不必多做解釋。這章提及的 *social reproduction*（「社會性的生產」或「社會性的複製」）剛好可以刺激讀者思考「無後」這個迷思。從中文和英文來看，《太監之後》（太監有後）這個書名有趣，因為它挑戰「太監無後」這個常見說法。太監固然不能用生理手段自己生育下一代，但是太監卻實實在在使用社會手段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小太監：他們可以認養無依的兒童、招募無業的成人，親自管控把一般人閹割成為閹人的過程。值得注意的是，在昔日中國，成為太監未必是壞事，因為太監享有高於庶民的經濟地位、社會地位，也可能反而比一般人更加陽剛（太監未必不陽剛）。既然 20 世紀以前的太監也

可以（不用生殖器）複製出下一代，那麼 21 世紀的同性戀伴侶以及（某些不孕的）異性戀伴侶當然也可以（不用生殖器，或，借助 21 世紀生殖科技）繁衍出自己的下一代。所謂「同性戀不會生小孩」的反同志口號根本忽視了歷史上屢見不鮮的社會性生產。

第二章和第三章並不談變性，也不談變性「人物」。「第二章：要命的視像」指出，在 19 世紀中期，性開始被現代視覺技術具體展現。如熟悉台灣學界的澳洲醫學人文學者韓瑞（Ari Heinrich，即邱妙津《蒙馬特遺書》英譯版翻譯者）指出，「解剖學式的美學」（也就是把體內器官用西方解剖畫面展現的美學）已經紮根<sup>4</sup>。性器官插畫顯示準確的比例尺寸，不像中國傳統繪畫中的器官那樣模稜兩可、大而化之。姜學豪提醒，與其說西式準確器官圖像終於滿足了一直苦等科學圖像的中國觀看者（這是由人主宰物的說法），不如說西式圖像終於催促中國觀看者趕快去學會看懂科學圖像（這是由物主宰人的說法）。在被觀看的西式準確器官圖像和中國觀看者之間，距離終於拉開來了，接著在乎客觀距離的科學權威性也誕生了。「第三章：解碼慾望」引用哲學家 Arnold I. Davidson 指出，19 世紀上半之前，在西方談性，就是只談器官解剖；後來精神病學出現，有別於器官解剖的性慾（包括同性戀慾望等等）才變成得以被想像被議論的課

---

4 Ari Larissa Heinrich, *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20-140.



題。在現代中國，精神病學釋出的性慾課題，不再是醫學界專利，而讓五四時代各種文人（不管有沒有醫學背景）都可以託稱性科學或佛洛伊德之名，大發議論。姜學豪提出「認識論現代性」，用來描述「真相」(truth)的處境：真相被放在公開擂台，被各界議論，被跨國翻譯的思潮。同性戀就是被議論的真相之一。同性戀議題在知識斷層中浮現（按，凡是現代性，都涉及新陳代謝的時代斷裂）：本土談論同性慾望的方式式微，西方進口談論性科學的方式坐大。

「第四章：流淌的物質」轉向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文人注意到的「荷爾蒙」、「睪固酮」等新概念，挑戰了常見的「先天 / 後天」簡陋二元論，例如「女性性別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同性戀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等等常見問題。當時中國文人得知，人出生的時候已經決定性別，但是人成長過程中的內分泌狀況卻可以大規模調整男女性器官、性徵的消長變化。常有人說，人出生之際的性別是「生理性別」，人發育之後的陽剛或陰柔則算是「社會性別」——不過，人發育之後的性別氣質也受到荷爾蒙決定。但是荷爾蒙怎麼算是社會因素而非生理因素呢？強調生理性別跟社會性別對立的說法漏洞百出。姜學豪觀察，在 20 世紀上半葉，隨著性知識在中國越來越繁複，社會也開始出現男變女或女變男的傳聞：男女之間的界線未必不能跨越。「第五章：變性台灣」介紹了台灣變性人謝尖順的案例。姜學豪指出，謝尖順本人希望維持男性身分，但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為了要逞強、為了要展現當時中華民國的醫學也可以跟當時美國比美，於是祭出強制手段，強將謝尖順變性為女人。國家的虛榮心，

暴力決定人民的性別。

1949 年之前，在中國來來去去的各種性思潮風起雲湧，氣象萬千，自然吸引多位性別研究者和歷史學者加以爬梳、評估、議論。《太監之後》同樣主要聚焦在 1949 年之前中國性思潮。該書在這個研究範圍的主要貢獻，包括多種奇人異事（也就是微觀的個案）的陳述，也包括多種認識論遞嬗（也就是更巨觀的脈絡）的爬梳。如果讀者將《太監之後》跟過去的相關研究比較，會發現該書提供了較多歷史化知識論脈絡，將當時的歷史拼圖補充得更加豐富細緻。